

史景迁的 南京情缘

“

史先生走了。

这位目光深邃、神似肖恩·康纳利的著名历史学家，于2021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，享年85岁。

他叫史景迁，英文名Jonathan D. Spence，被称为“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”。

这位外国学者的去世，不仅引发中国历史学界的追思，许多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哀悼，分享他的著作。

《追寻现代中国》《大汗之国：西方眼中的中国》《曹寅与康熙》《改变中国：在华西方顾问》《王氏之死：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》《太平天国》《胡若望的疑问》……他的笔下既有大漠孤烟，也有江南细雨；你听得到宫闱秘事，也看得见觉醒年代。

人们讶异于这样一位外国人，何以对中国的往事了解得如此通透？

回望史景迁求知、治学的一生，你会发现，他很多关键的人生节点，都和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史先生的南京情缘。

谨以此文，献给这位史学界的巨擘，中国人的老朋友，以及可爱的老先生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王子扬



少年求学

母校建校年份与“胡惟庸案”
有着“神奇的联结”

史景迁好学的秉性，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。

1920年代后期，他的父亲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，能说一口精良的德语。

一战期间，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。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，沉迷文学。史景迁曾开玩笑说，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，可能因为他出生时，母亲正读有关中国的书。

13岁时，史景迁入学南部的温彻斯特学院，这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。那段时间，他除了上小教堂、读赞美诗，就是到法国乡村的交换家庭过暑假，打打网球，看看虫子。

那段求学的日子给史景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后来他跟朋友聊过，自己有时会想，母校在汉普郡创立的时候，是1382年。与此同时，远在中国南京，明朝的洪武帝朱元璋，已然镇压了胡惟庸的谋反，废除宰相一职，余波仍在翻涌。

汉普郡和南京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两个地方，“温彻斯特学院建校”与“胡惟庸案”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，居然就在历史的同一页。

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魔力，不由得让他浮想联翩，心醉不已。

留校耶鲁

第一个感兴趣的人是南京曹寅

很多人不知道，美国的名校通常是不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本校任教职的。但史景迁是个例外，因为他的一本书。

史景迁永远也忘不了，1963年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曹寅奏请康熙的折子，有些是纸质的，有些是微缩胶卷。他是第一个摸到原件的西方汉学家。

他感到惊讶，作为一个皇帝，康熙记下的政事和日常生活出人意料得直白，经常把“知道了”挂在嘴边。他也好奇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怎样以包衣之身担任江宁织造，成为那个时代风头无两的大红人。

于是，他综合各种文献，写就了《曹寅与康熙》。这本书不仅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水，同时也勾勒了清朝天子与这位南京重臣的内心世界。

而后《曹寅与康熙》为史景迁赢得了颇有分量的波特伦论文奖和在耶鲁任教的机会。

史景迁曾经说过，自己第一个感兴趣的人物其实就是曹寅。

写作《太平天国》

与三卷南京古书的发现息息相关

作为史景迁的代表作之一，《太平天国》不得不提。但在动笔完成这部书之前，史景迁曾经认为，太平天国的相关研究都已做尽。

彼时，几乎所有现存已知的太平天国文献都已译成英文，并不难找到。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发现了两种太平天国文书，共分三卷，是1860年代初在南京印刷的。这些文书勾起了史景迁的兴趣，也让他开启了新一轮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：

他查阅了这些文书的原件并制作复本，还来到中国，多次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。终于，《太平天国》这本书顺利问世。

史景迁妙笔生花的才华，在这本书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比如，他描写了狗的消息。

“1862年的大雪之后，洋人的狗开始失踪。最早是一条黑猎犬，在2月份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。第二条是‘梯撒’，一条浅棕色的牛头獒，尾巴短而粗，鼻嘴色黑……”

他用当时报纸上关于狗的材料，讲述了一个另类的故事，并把它看作太平天国历史的有趣补充。

从他津津有味的文字里，谁都可以看出，他对这样的写作方式有掩藏不住的得意。

而在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之余，这本书也掀起了畅销热潮，使得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入。

“跨文化之梦”

讲述南京“无名之辈”的故事

退休之后的史景迁依旧闲不下来。2014年，他又一次来到中国，走遍各大城市，与中国书迷们亲切交流。

他得到明星一样的待遇，北大的讲座现场被挤得密不透风，甚至不得不临时更换了场地。很多人都记得，当天史先生讲了一个无名之辈的故事，正史上没有任何关于他名字的记载。

人们只知道，他叫沈福宗，出生在南京。在17世纪时，他带着中国的经典书籍，漂洋过海到欧洲，与法国“太阳王”路易十四、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相谈甚欢。在长达8年的游历中，沈福宗见到了一些科学家，并跟他们讨论了度量温度的办法、草药的知识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参与了教会会对《大学》《论语》和《中庸》的翻译，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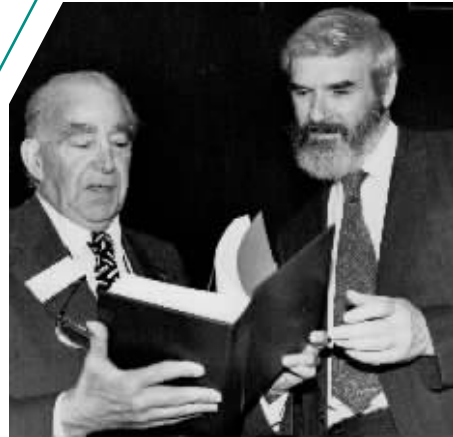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有过如此奇遇的中国人，准备带着所有他在西方世界的见闻返回中国时，染病去世，后来被人们彻底忘记。

史景迁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表达他一直以来看待历史的方式。

他说，沈福宗身上所呈现出的，堪称“17世纪的跨文化之梦”。那么，史景迁这么多年耕笔不辍，又何尝不是“当代的跨文化之梦”。也许，他的心态就和当年沈福宗一样，无论名利，不计得失，他想做的，就是把这场“跨文化之梦”做完。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1990年，史景迁赢得莱昂内尔·盖尔伯文学奖



2014年，史景迁在北京大学举行系列讲座 视觉中国供图

在耶鲁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，那时的史景迁还叫乔纳森。一天，他遇到了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。房兆楹临时起意：“你欣赏《史记》的叙事笔法、景仰司马迁，你英文名字中有个S，S与史相谐，就叫史景迁吧。”“我非常喜欢中国读者叫我‘史先生’！”生前，史景迁老这么说。